2026年10月　第105卷 第4期　　1145
October 2026　Volume 105 Number 4　　DOI: 10.65961/crcl-2026-0054

藏語藏巴哇話的否定結構及其類型

張清禹

北京師範大學

提要

藏語藏巴哇話的否定標記形式上只有標準否定，量化詞或副詞會和否定標記產生轄域歧義，而漢語則不會產生轄域歧義，英語雖然有轄域歧義，但可以通過句法手段分化歧義。本文採用 NegP 分裂的理論觀點分析藏語、漢語和英語之間否定的類型差異，認為藏語只有極性否定，因此否定標記帶有極性否定的句法特徵卻兼有其他類型否定的語義，產生了標準否定的轄域歧義現象；漢語只有量化否定；英語的否定詞“not”則屬於焦點否定。

關鍵詞

標準否定，極性否定，焦點否定，NegP 分裂，藏巴哇話

© 2026 張清禹。本文根據 Creative Commons 姓名標示 - 非商業性 - 禁止改作 4.0 國際協議授權。

藏語藏巴哇話的否定現象特點十分明顯，只有標準否定且標準否定具有轄域歧義，漢語則沒有這種否定的轄域歧義現象，英語介乎漢語和藏語之間，既有標準否定的轄域歧義，也有分化該歧義的句法手段。本文擬從此入手，解釋藏巴哇話否定的類型差異。

文章主要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語料描寫，歸納出藏巴哇話的否定特徵；第二部分著重分析藏巴哇話否定轄域的歧義現象，並通過與漢語和英語的對比，分析藏巴哇話的否定類型；第三部分引入 NegP 分裂的理論觀點，分析藏巴哇話的否定標記的融合模式；第四部分在句法上解釋藏巴哇話的否定類型，認為造成漢語、藏語、英語的否定類型差異的深層次原因，在於三者所選取的否定特徵的不同。

1. 語料描寫

藏巴哇話有兩類否定標記，但是基本的否定標記只有一種，即否定前綴。在結構上藏巴哇話有兩種特點：只有標準否定一種形式，沒有構詞否定或成分否定等其他否定形式；量化詞或副詞與否定標記之間存在轄域歧義，且缺乏分化歧義的句法手段。

1.1. 兩類否定標記

藏巴哇話[1]有否定前綴和否定性動詞（negative verbs）兩種類型，否定前綴只有一個語素，但是包含兩種變體 /ma-/ 和 /mə-/。它們可以出現在同一詞根上，並且沒有意義上的對立，如例（1）。

(1) a. pjæ^{13} **ma**-tsu^{13}.
理解 NEG- 了
“理解不了。”
b. pjæ^{13} **mə**-tsu^{13}-ku^{44}.
理解 NEG- 了 -DUR
“理解不了。”
c. ts^{h}ɔ^{44} **ma**-zo^{13}.
吵 NEG- 做
“別吵。”
d. zɻ^{44} **mə**-zo^{13}-ko^{52}.
準確 NEG- 做 -DUR
“不準確。”

[1] 藏巴哇話屬於卓尼藏語的次方言，位於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縣藏巴哇鎮上扎村，通常劃入康方言區。

否定前綴應用範圍較為普遍，在意義上涵蓋了陳述語氣的過去時或現在時（2）、祈使語氣的禁止意義（3）。值得注意的是，陳述語氣中需要區分自主性謂詞和非自主謂詞（non-volitive），否定前綴對於自主性謂詞有時態限制，僅限於過去時，如（2a）（2b）；如果是非自主謂詞則沒有限制，如（2c）表示的是之前一直不吃，即沒有這個習慣，這裡的謂詞只屬於非自主謂詞，表示客觀習慣，（2d）中的“沒吸煙”則既可以是自主謂詞（最近主動選擇不吸烟）、也可以是非自主謂詞（之前一直沒有吸煙）。

(2) a. **ma**-tse^{13}.
NEG- 尋 .PST
“沒尋找。”
b. **ma**-tso^{44}.
NEG- 賣 .PST
“沒賣。”
c. de^{13} ŋɐ^{13} **mə**-tʂʰa^{13}-kə^{52}.
這 1SG.ABS NEG- 吃 .PRS-DUR
“這我不吃。”
d. kʰe^{52} tsɻ^{13}pa^{52} **mə**-tʰu^{13}-ku^{52}.
3SG.ERG 煙 NEG- 吸 -DUR
“他沒吸煙。”

(3) a. **mə**-tsʰɻ^{13}.
NEG- 尋 .FUT[2]
“別尋找。”
b. **mə**-tsʰo^{13}.
NEG- 賣 .FUT
“別賣。”

否定性動詞 /mæ^{13}/ 只能表示陳述語氣，和將來時搭配時只能否定自主性謂詞，表示說話人的主觀意願，可以翻譯為“不”（4a）；和現在時搭配時表示存在或領有的否定，翻譯為“沒”（4b）。這兩種用法都屬於親涉性（egophoricity），默認和陳述

[2] 藏語中有一部分動詞存在屈折形態，傳統文法概括為“三時一式”，即將來時、現在時、過去時和祈使式，但是由於藏語中通常沒有嚴格的時態變化，目前藏語方言中“現在時”“將來時”又基本合併，因此孫天心（Sun 1993）、邵明園（2014）等將原來“三時”的表述更正為“完整體”和“非完整體”。藏巴哇話中個別動詞依然存在“現在”“將來”的分別，加之“藏語無時態”的判斷似仍有商榷餘地，本文暫用原來的“三時一式”的說法。

句第一人稱主語搭配，如果是其他人稱，則需要使用否定前綴（5），但是如果是在疑問句或者轉述句中發生視角轉換，可用否定性動詞表示親涉性（6b）（6c）。

(4) a. ŋɐ^{13} tø^{13}-ɲi^{44} **mæ^{13}**.
1SG.ABS 說 -PROS NEG.COP:EGO
"我不說。"
b. ŋɐ^{13} kʰɐ^{13}ʐɐ^{52} **mæ^{13}**.
1SG.ABS 錢 NEG.EXIST:EGO
"我沒有錢。"

(5) a. kʰe^{13} tø^{13}-ɲi^{44} **ma-ʐe^{13}**.
3SG.ERG 說 -PROS NEG-COP
"他不說。"
b. kʰo^{52} kʰɐ^{13}ʐɐ^{52} **mə-na^{13}**.
3SG.ABS 錢 NEG-EXIST
"我沒有錢。"

(6) a. ŋɐ^{13} tɕi^{13}-tɕi^{44} **mæ^{13}**.
1SG.ABS 去 -PROS NEG.COP:EGO
"我不去。"
b. tɕʰi^{52} tɕi^{13}-tɕi^{44} **mæ^{13}**-ma?
2SG.ERG 去 -PROS NEG.COP:EGO-Q
"你不去嗎？"
c. kʰo^{13} ʂu44ku^{44} **mæ^{13}**-se^{52}.
3SG 紙張 NEG.COP:EGO-QUOT
"他說他沒有紙。"

綜上，藏巴哇話中否定標記的用法可以歸納如下：

表 1 藏巴哇話否定標記的用法

	自主性謂詞			非自主謂詞	
	過去時	現在時	將來時	存在 / 領有 + 親涉	其他情況
否定前綴	√	√			√
否定性動詞			√	√	

在歷史來源方面，否定性動詞是否定前綴的熔合形式，並非基本的否定標記。Payne（1985）指出大多數否定性動詞都來自於繫詞的否定形式（如斐濟語、土耳其語、

亞美尼亞語）。藏巴哇話中的否定性動詞 /mæ[13]/ 其歷時來源除了繫詞的否定式以外，還有存在動詞的否定式。另外現代藏語方言中的否定性動詞也基本如此，分別來源於藏文中否定前綴（mi-）和親涉式存在動詞（yod）的熔合形式以及否定前綴（ma）和親涉式繫詞（yin）的熔合形式（Zeisler 2004）。[3]

否定前綴和否定性動詞的一個重要不同在於，否定性動詞不能直接與動詞連用，中間必須使用將行體（prospective）標記，而否定前綴可以直接用於謂語動詞上。由於藏巴哇話中將行體只能和自主動詞（volitive）搭配，並且具有親涉性（egophoricity），表示自我做某事的意願（intentionality），當它們又和否定性動詞組合，就會表示“我不做某事的意願”。如在一個被邀請去對方家裡做客的語境中，用否定性動詞（7a）導致沒有禮貌、語氣生硬，會讓對方覺得以後也不可能去，這是由謂語的意願性和親涉性共同造成的；用否定前綴（7b）則會表現出委婉而又舒緩的語氣，潛在的意義是現在沒時間去，一有時間就去做客，這是因為否定前綴不含有親涉性，（7b）通常與非第一人稱主語搭配，表示“別來、沒來”等意義，用於第一人稱主語屬於標記性用法，產生了委婉或降格否定的意義。[4]

(7) a. o[13]-tɕi[44]　　**mæ[13]**.
　　來 -PROS　　NEG.COP:EGO
　　“不來。”
　b. **mə**-o[13].
　　NEG- 來
　　“不來、別來、沒來。”

在句法上，否定性動詞可以單獨出現，有獨立的述謂功能（此時表示存在否定），而否定前綴則不能。這種對立也證明，否定性動詞是否定標記與存在動詞的熔合形式，體現出存在動詞的語法功能。

(8) a. **mæ[13]**.
　　NEG.EXIST:EGO
　　“沒有。”

3　劉丹青（2005）將否定詞與其他語素熔合（fusion）成新的否定詞項稱為否定標記的詞彙化或專化（specialization），Dahl（1979）將其形容為否定的併合語子（portmanteau）的實現。

4　感謝審稿專家的意見，否定性動詞帶有親涉性，該語境（第一人稱主語）中使用否定性動詞是更為自然的選擇，屬於非標記項，熟人之間不加客套會用（7a）；而否定前綴是與親涉性無關，在該語境（第一人稱主語）中暗含示證意義，表示受到某種客觀條件的限制，具有委婉拒絕的語用功能。

b. **mə-*** (na^{13}).
NEG-*（EXIST）
“沒有。”

因此，藏巴哇話的基本否定標記是否定前綴，後文中討論否定類型時，將不再涉及否定性動詞。

1.2. 只有標準否定

藏巴哇話的否定標記有兩種，否定前綴和否定性動詞，其句法分佈都有一定的規律可循。上一節指出，否定性動詞屬於否定前綴和存在動詞或繫詞的熔合形式，其句法分佈主要受到存在動詞或繫詞的影響，位於句末的中心謂語的位置。本節主要討論否定前綴的句法分佈特點，以期得到藏巴哇話否定標記的句法分佈特點。

否定前綴的分佈位置通常和謂語動詞相關。如是單一的謂語動詞而無其他語法成分，否定前綴出現在謂語之前，如例（9）；若是動詞和體標記的組合形式，只有當動詞之後是完整體（prefective）/ta^{52}/ 時，否定前綴出現在完整體之前，如例（10），其他體標記如完成體（10b）或持續體（11），否定標記都是位於動詞上。為什麼只有完整體可以添加否定前綴而完成體或持續體卻不行？藏巴哇話中完成體（prefect）都帶有示證意義（evidentiality），[5] 屬於句末助詞，結構上和謂語不屬於同一句法層次；而持續體（durative）屬於黏附性的後綴，它有多種語音變體（11a）（11b），且不能添加重音、只能弱讀，因此和否定前綴一樣，都需要附著於謂語動詞上。因此，藏巴哇話體標記中，只有完整體屬於謂語動詞，準確來說，是助動詞。

(9) ŋɛ^{13} ʂo^{44}tɕi^{44} **ma**-dɐ^{44}.
1SG.ERG 手機 NEG- 看 .FUT
“我沒看手機。”

(10) a. tʂ^{h}a^{13} t^{h}u^{13} **mə-ta^{52}**-tʂɻ^{52}.
酒 喝 NEG-PFV-PRF.FAC
“酒沒喝完。”

b. tʂ^{h}a^{13} **mə-**t^{h}u^{13}**-tʂɻ^{52}**.
酒 NEG- 喝 -PRF.FAC
“酒沒喝。”

---

[5] 生成句法將句子的基本層次分為 VP-TP-CP，其中時態 T 是小句的中心語，小句是時態短語 TP，表達一個完整的命題；句末詞通常屬於 CP 層，承擔如示證、疑問、焦點等語用功能。

(11) a. de^{13}　a^{44}li^{44}　**mə**-tʂʰa^{13}-**kə**^{52}.
　　這　貓　NEG- 吃 .PRS-DUR
　　“貓不吃這個。”
　b. tsɻ^{13}pa^{52}　**mə**-tʰu^{13}-**ku**^{52}.
　　煙　NEG- 吸 -DUR
　　“沒吸煙。”

如果有情態助動詞，否定前綴則附著在情態助動詞之上（12）。另外動詞和輕動詞（light verbs）組合時，否定前綴也是加諸輕動詞的位置，如（13）。如果是諸如連謂結構（14a）、動補結構（14b）、使動結構（14c）等複雜謂語結構，否定前綴都出現在第二個謂語上。無一例外，這些複雜謂語結構中主要謂詞都是在最後的動詞，這符合藏語中心語居後的類型特徵。

(12) a. pa^{44}　**mə**-do^{13}-ko^{52}.
　　掉　NEG-ASSU-DUR
　　“掉不下去。”[6]
　b. sʰɨ^{44}　**mə**-dʑo^{13}-ko^{52}.
　　遲　NEG-SPEC-DUR
　　“不可能遲。”[7]
(13) tsʰɻ^{13}　**ma**-dʑo^{13}.
　找 .FUT　NEG- 去
　“別去找。”
(14) a. ʂʰo^{13}wɐ^{52}　de^{13}　ʂo^{13}　**mə**-o^{13}-tʂɻ^{52}.
　　旱獺　這　出　NEG- 來 -PRF.FAC
　　“這隻旱獺**沒有出來**。”[8]
　b. dʐu^{13}　de^{13}　djø^{13}-li^{44}　**mə**-sɻ^{44}-ŋɤ^{52}.
　　騾子　這　跑 -PART　NEG- 快 -DUR
　　“這頭騾子**跑得不快**。”
　c. dʑo^{13}　**ma**-tʂu^{44}.
　　去　NEG- 讓
　　“**沒 / 別讓**去。”

6　ASSU 即 assumptive，表示客觀推理，屬於認識情態，略相當於英語的 would。
7　SPEC 即 speculative，表示主觀猜測，同屬於認識情態，可信度最低，略相當於英語的 could。
8　這裡分析“連謂”“動補”的區分標準為前者沒有任何介引成分，後者需要補語標記。

值得注意的是，對於同一個連謂結構，在沒有助動詞的情況下否定標記黏附於第二個動詞上（15a），如果後面有情態助動詞，否定標記則必須黏附於助動詞上（15b），而不能位於連謂結構的第二個動詞上面（15c），因為在有助動詞的時候，助動詞是主要的謂語動詞。

(15) a. ço^{13} **mə**-o^{13}-ko^{52}.
出 NEG- 來 -DUR
"出不來。"
b. ço^{13} o^{13} **mə**-do^{44}-ko^{52}.
出 來 NEG-ASSU-DUR
"不能出來。"
c. *ço^{13} **mə**-o^{13} do^{44}-ko^{52}.
出 NEG- 來 ASSU-DUR
"可以不出來。"

對於比較結構的否定，否定標記位於形容詞上（16），而不能像漢語一樣位於比較標記之前，這也體現出藏語的否定標記必須附著於主要的謂語性成分之上的特點。

(16) ŋi^{44} na^{13}so^{13} tʂa^{13}sɨ^{52}=lɐ^{44} **mə**-tʂʰe^{52}-kə^{52}.
1SG.GEN 年齡 扎西 =COMPR NEG- 大 -DUR
"我的年齡不比扎西大。"

綜上所述，藏巴哇話否定標記只位於主要的謂語動詞之上，通常這個位置稱作"謂頭"位置，是小句的中心語所在（徐杰 2006）。漢語的謂頭在主要的謂語動詞之前，即位於主語和謂語之間，但是藏語屬於中心詞居後的語言，謂頭位於主要的謂語動詞之後，句末助詞之前。藏巴哇話的否定標記是前綴，因此附著於主要謂語動詞之前。

藏巴哇話否定標記只能位於謂頭的位置，因此產生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對於不能充當謂語性成分的詞類，如後置詞短語（17a）、名詞（17b）、[9] 非謂形容詞（17c）、[10] 副詞（17d）等，則不能被否定前綴否定，也沒有專門的構詞否定等特殊否定標記可供使用，若要表達相應的否定意義，只能通過句法的手段來間接表達，如通過否定繫詞或其他主要謂詞來實現，如例（18）所示。

---

[9] 對於名詞的否定是直接對於名詞的否定，形式上否定語素併入到名詞中，如"不科學""不正義"以及英語的 unemployment 等，不包括否定性存在動詞對於名詞的否定。

[10] 非謂語形容詞如表形狀的 tʂʰɔ^{52}（大）、a^{44}ɲu^{44}（小）以及顏色詞 mɛ^{44}mɛ^{44}（紅色）、kɛ^{44}kʰɛ^{44}（白色）等，它們只能做名詞性成分的定語或者繫詞補足語，且不能被副詞修飾。

(17) a. ***ma-**tsʰa^{13}te^{13}=la^{44}ka^{52}-na^{52}.
NEG- 炕 = 上面 -LOC
“不在炕上面。”
b. ***ma-**bɐ^{13}tsɐ^{52}-tsɔ^{52}.
NEG- 男人 -PL
“不男人。”
c. ***ma-**so^{13}mɐ^{52},　mə-ɲɨ^{44}pʰɐ^{52}.
NEG- 新　NEG- 舊
“不新不舊。”
d. ***ma-**ŋɤ^{13}mæ^{52}　tø^{44}-ŋə^{52}.
NEG- 好好地　說 -DUR
“不好好說話。”

(18) a. tʂo^{44}tsʰɛ^{44}=la^{44}ka^{52}　**ma-**ʐe^{13},　tʂo^{44}tsʰɛ^{44}=wu^{13}la^{52}　ʐe^{13}.
炕桌 = 上面　NEG-COP　炕桌 = 下面　COP
“不是炕桌上，是炕桌下面。”
b. bɐ^{13}tsɐ^{52}-tsɔ^{52}　**ma-**ʐe^{13}.
男人 -PL　NEG-COP
“不是個男人。”
c. so^{13}mɐ^{52}　**ma-**ʐe^{13},　ɲɨ^{44}pʰɐ^{52}　**ma-**ʐe^{13}.
新　NEG-COP　舊　NEG-COP
“不是新的，不是舊的。”
d. za^{13}pe^{13}　mə-tø^{44}-ŋə^{52}.
好好地　NEG- 說 -DUR
“不好好說話。”

綜上，藏巴哇話否定標記只能位於謂頭位置，沒有其他的否定形式，語法學界將這種形式的否定稱為“標準否定”（standard negation），顧名思義即是句子否定的典型形式，即對於陳述性的動詞性的主句（declarative verbal main clauses）的否定（Miestamo 2005: 1）。[11] 最典型的句子否定適用於最小且最基本的句子，如僅有一個謂語和盡可能少的名詞短語、狀語，但這並不能作為判定標準否定的標準。Payne

[11] 有時候標準否定並非句子否定，如英語“? John often doesn’t pay taxes.”（Payne 1985: 201）。但是這不足以忽視標準否定和句子否定的普遍對應關係，句子否定最普遍的表現形式是標準否定，但是句子否定還可以通過量化詞、副詞的否定形式等途徑來實現；標準否定主要表達句子否定，但是也可以表達成分否定。感謝審稿專家的指正。

（1985: 198）指出英語中形式上否定詞 not 直接位於強制性助動詞（如 do/be）之後或者是出現否定語綴形式（n't），就屬於標準否定。我們發現，無論是強制性助動詞"do/be"抑或是否定語綴形式"n't"，它們都只能出現在時態句中，且位於英語的謂頭位置。因此，標準否定的判定需要確定否定標記是否處於謂頭的位置。如本節前文所述，藏巴哇話完全滿足此條件。而且在形態上，標準否定在大多數語言中都以否定前綴的形式出現（Payne 1985: 226），藏語中也是如此。

張新華、張和友（2013）認為否定詞主要用於名、動、形等實義範疇，不直接作用於虛詞。標準否定則是將否定的直接作用對象限定為動詞性成分，其他成分的否定則只能通過標準否定的句法形式間接表達。這其中值得關注的則是副詞和量化詞的否定，構成了藏語藏巴哇話的第三個特點：標準否定的轄域歧義，即下一小節的內容。

1.3. 否定轄域的歧義解讀

Payne（1985）指出，每種語言都至少有一種標準否定，但是並非所有語言都有對於量化詞和副詞的否定形式。藏巴哇話中沒有量化詞和副詞的否定形式，相應的語義是採用標準否定的形式表達的。首先我們將副詞分為飾謂副詞和飾句副詞兩種，在否定句中兩者具有不同的表現。

飾謂副詞是修飾動作的方式等副詞，在否定句中它們只有一種解讀，即處於否定轄域之內，根據輔重原則，它們成為句子焦點，繼而成為否定的對象。

(19) a. kʰe^{52} ja^{13}kʰo^{13} ma-ja^{13}.
3SG.ERG 認真 NEG- 學
"他不認真學。"
b. kʰe^{52} kʰo^{13}tɕe^{52} za^{13}pe^{13} mə-tø^{44}-ŋə^{52}.
3SG.ERG 話 好 NEG- 說 -DUR
"他不好好說話。"

飾句副詞是表示時間、頻率等意義的副詞，在否定句中有兩種歧義解讀，一種是處在否定轄域之內，成為否定的對象，即否定的寬域解讀（20a）；另一種則不在否定轄域內，即否定的窄域解讀（20b）。相似的例句還有（21）。

(20) a. ŋa^{13} **ɲɻ^{13}me^{44}-tɕa^{13}=la^{52}** kʰa^{13}pa^{52} mə-so^{13},
1SG.ABS 日子 - 完 =LOC 家 NEG- 去
tʂa^{44}xu^{44}=kɤ^{13}tʂɻ^{52} so^{13}-pɛ^{52}.
次 = 幾 去 -PRF.EGO
"我**不是天天**回家，只去了幾次。"

b. ŋa^{13}　**ɲɻ^{13}me^{44}-tɕa^{13}=la^{52}**　kʰa^{13}pa^{52}　mə-so^{13},
1SG.ABS　日子 - 完 =LOC　家　NEG- 去
tʂa^{44}xu^{44}=tʂɻ^{52}　je^{44}　mə-so^{13}.
次 = 一　也　NEG- 去
“我天天不回家，一次也沒去。”

(21) a. ŋɛ^{13}　**ɲɻ^{13}me^{44}-tɕa^{13}=la^{52}**　tʂʰa^{13}　mə-tʰu^{13}.
1SG.ABS　日子 - 完 =LOC　酒　NEG- 喝
“我沒有每天喝酒 / 我天天沒喝酒。”

b. a^{44}jæ^{13}　**jã^{13}ŋɤ^{52}**　mæ^{13}　mə-tʰu^{13}-ku^{44}.
孩子　經常　藥　NEG- 喝 -DUR
“孩子不經常吃藥 / 孩子經常不吃藥。”

綜上所述，就藏語藏巴哇話的語料來看，否定現象有三個主要特點：首先，否定標記有否定前綴和否定性動詞兩種形式，前者是基本形式，後者是熔合形式；其次，只有標準否定；最後，在對量化詞或副詞的否定方面，標準否定具有轄域歧義。

2. 否定的轄域問題

上節呈現了藏語藏巴哇話的否定特點，但是為什麼標準否定會產生轄域歧義，以及對比漢語和英語，藏巴哇話的否定類型是什麼？本節擬討論這些問題。

2.1. 標準否定的轄域歧義

標準否定會產生轄域歧義應與句子否定和焦點否定有關，標準否定和句子否定、焦點否定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為了重新審視標準否定的歧義現象，首先分析句子否定在自然語言中的解讀過程。通常一個簡單句就是一個命題，因此句子否定就對應著命題否定。但是自然語言中的句子可以包含多個謂詞，每一個謂詞都可以成為單獨的命題，比如例句（22）“我慢慢吃飯”包含三個謂詞（22a）：“我”“慢慢”“吃飯”，該句的語義刻畫應是“存在一個個體‘我’，並且吃飯，並且慢慢地。”即一個小句實際上是三個簡單命題的交集（22b），那麼邏輯上對於該小句的否定則是三種簡單命題否定形式的併集（22c），即實際上只要否定其中的一個即可。具體要選擇哪一個選項，則要取決於焦點的解讀（Payne1985: 199; Puskás 2012: 622; De Clercq 2013: 102）。通常根據輔重原則，主語和謂語是小句的核心成分，而副詞作為修飾是輔助性成分，屬於自然焦點，天然地獲得焦點解讀，成為否定的中心，因此例句（22）優先否定的是副詞“慢慢地”。因為（22）中“慢慢地”屬於飾謂副詞，使得被修飾的謂語“吃飯”不會產生焦點解讀，從而成為了預設，只有謂語“吃飯”為真，飾謂副詞“慢慢地”的真假才有討論的意

義，因此不會成為否定的中心。主語“我”則是謂語“吃飯”的預設（謂語是主語的謂述，只有主語為真討論謂語的真假才有意義），因此更不會產生焦點解讀。

(22) 我慢慢吃飯。
a. A= 我，B= 吃飯，C= 慢慢。
b. 原命題 =A ∧ B ∧ C
c. 原命題的否定 =¬（A ∧ B ∧ C）=¬A ∨ ¬B ∨ ¬C（德摩根律）
d. 原命題的否定 =A ∨ B ∨ ¬C（自然焦點的選擇）

如果是飾句副詞，如（23）中的“天天”，這樣整個句子的否定雖然在默認條件下仍舊選擇“天天”為否定的焦點（23a）–（23d），但若有小句之外的語境因素，謂語部分“吃飯”也可以獲得焦點解讀，成為否定的中心（23e），但是主語“我”依舊是謂語的預設，不易產生焦點解讀，除非動用特殊的句法手段，如元語言否定。

(23) 我天天喝酒。
a. A= 我，B= 喝酒，C= 天天。
b. 原命題 =A ∧ B ∧ C
c. 原命題的否定 =¬（A ∧ B ∧ C）=¬A ∨ ¬B ∨ ¬C（德摩根律）
d. 原命題的否定 =A ∨ B ∨ ¬C（自然焦點的選擇）
e. 原命題的否定 =A ∨ ¬B ∨ C（語境產生的焦點）

由此，修飾句子的副詞在否定句中產生歧義解讀跟焦點的選擇有關，標準否定雖然形式上是對整個句子的否定，但是具體的語義解讀需要焦點的參與，因此會產生否定焦點的歧義現象。那麼標準否定究竟是句子否定還是焦點否定？或許我們可以認為，如果句子的自然焦點是否定的焦點，那麼該句則是否定句，該句的否定即是句子否定；反之，句子的焦點和否定的焦點不同，則該句仍是肯定句，該句的否定即是焦點否定或成分否定。

我們上述的考慮在藏巴哇話中是可以找到例證的，除了 1.3 節中所述的兩種副詞以外，還有情態詞和量化詞可以說明。首先藏巴哇話中表達命題發生概率的推測情態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副詞性的 /xa^{44}pa^{52}/，一種是助動詞性質的 /tço^{13}-ko^{52}/。對於副詞性的，其語義解讀只能位於否定轄域之外（24a）；而對於助動詞性質的，則只能成為否定的焦點（24b）。這是因為認識情態和修飾句子的副詞在語義上所起的作用相同，因此否定焦點既可以選擇推測情態詞，也可以選擇謂語動詞。但是句法上助動詞又和副詞不同，助動詞和題元動詞（即實義動詞）是句法上的中心語與補足語的關係（動賓關係），而副詞和動詞的關係是修飾語和中心語的關係（狀中關係），因此對於助動

詞 /tɕo^{13}-ko^{52}/ 而言，只有題元動詞為真，助動詞的討論才有意義，題元動詞為助動詞提供了預設，助動詞屬於焦點，成為否定的中心；而對於副詞性的 /xa^{44}pa^{52}/ 而言，一方面已經有助動詞形式的推測情態詞專門表達否定的寬域解讀（即“不可能”），另一方面修飾句子的副詞本身可以表達否定的窄域解讀（即“可能不”），出於表達的經濟性，副詞性的 /xa^{44}pa^{52}/ 成為否定的窄域解讀的專門形式，不再有歧義解讀。

(24) a. tʂa^{13}sɻ^{52}　**xa^{44}pa^{52}**　mə^{13}-o^{13}-tʂɻ^{52}.
　　扎西　可能　NEG- 來 -PRF
　　“扎西**可能不**來。”
　b. tʂa^{13}sɻ^{52}　o^{13}　mə^{13}-**tɕo^{13}-ko^{52}**.
　　扎西　來　NEG- 可能 -DUR
　　“扎西**不可能**來。”

另外對於表示全稱量化的 /zɻ^{13}k^{w}a^{13}/，其轄域取決於其所修飾的成分。如（25）中 /zɻ^{13}k^{w}a^{13}/ 意為“全部”，既可以修飾主語，也可以修飾謂語，當主語是不可數的物質時，/zɻ^{13}k^{w}a^{13}/ 修飾謂語，即屬於飾謂副詞，其解讀只能位於否定轄域之內做否定的焦點，如（25a）的解讀，此時“酒”是不可數的物質名詞，屬於定指的集合，如（26）中所給出的語境；但如果主語是可數的個體時，/zɻ^{13}k^{w}a^{13}/ 修飾主語，而主語屬於謂語的預設，不會獲得焦點解讀，修飾主語的 /zɻ^{13}k^{w}a^{13}/ 也不能成為否定的焦點，因此其解讀在否定轄域之外，如（25b）的解讀，此時“酒”是可數的個體名詞，所指為一瓶瓶單獨包裝的酒，具體語境可見（27）。

(25) tʂ^{h}a^{13}　zɻ^{13}k^{w}a^{13}　t^{h}u^{13}　mə-ts^{h}a^{13}-tʂɻ^{52}.
　　酒　全部　喝　NEG- 完 -PRF.FAC
　　a. “酒沒有全部喝完。”（集合義）
　　b. “酒全部沒喝完。”（分配義）
(26) tʂ^{h}a^{13}　zɻ^{13}k^{w}a^{13}　t^{h}u^{13}　mə-ta^{44}-tʂɻ^{52},
　　酒　全部　喝　NEG-PFV-PRF.FAC
　　tʂæ^{44}ŋu^{44}　tʂɻ^{52}-ɲi^{52}-tʂɻ^{52}　la^{44}-tʂɻ^{52}.
　　酒盅　一 - 二 -INDF　剩下 -PRF.FAC
　　“酒**沒有全部**喝完，剩了一兩盅。”
(27) tʂ^{h}a^{13}　zɻ^{13}k^{w}a^{13}　t^{h}u^{13}　mə-ta^{44}-tʂɻ^{52},
　　酒　全部　喝　NEG-PFV-PRF.FAC
　　tʂ^{w}o^{13}tsɻ^{13}-du^{13}ji^{13}=la^{44}ka^{44}-na^{52}　tʂ^{h}a^{13}　zɻ^{13}k^{w}a^{13}　la^{44}-tʂɻ^{52}.
　　桌子 - 全部 = 上面 -LOC　酒　全部　剩下 -PRF.FAC
　　“酒**全部沒有**喝完，所有桌子上的酒全部剩下了。”

與此相對比的是，作為天然可數的名詞做主語，/zɻ^{13}k^{w}a^{13}/ 則只能修飾它們，通常不會產生歧義解讀，如（28）中的主語“羊”是可數的個體，所以 /zɻ^{13}k^{w}a^{13}/ 只能修飾“羊”，焦點的解讀只能選擇謂語部分“上山”。例句（29）也證實了我們的猜測，量化詞 /zɻ^{13}k^{w}a^{13}/ 無法成為否定的焦點，因為它不屬於修飾謂語或句子的狀語性成分。

(28) ʐa^{13}ʐu^{13} zɻ^{13}k^{w}a^{13} ʐe^{13}ŋo^{13} mə-so^{13}-tʂɻ^{52}.
羊 全部 山裡 NEG- 去 -PRF
“羊全部沒有上山。”

(29) ʐa^{13}ʐu^{13} zɻ^{13}k^{w}a^{13} ʐe^{13}ŋo^{13} mə-so^{13}-tʂɻ^{52},
羊 全部 山裡 NEG- 去 -PRF
*tɕɑ̃^{13} kɤ^{13}tʂɻ^{13} la^{44}-tʂɻ^{52}.
剛 幾個 剩下 -PRF.FAC
“羊**沒有全部**上山，只剩下了幾隻。”

2.2. 與英語、漢語的比較

我們觀察到自然語言表達的否定句，其語義理解大多會有歧義，如（30）（31）所示的英語中標準否定的轄域和量化詞或副詞的轄域之間的歧義解讀，但是漢語普通話中沒有標準否定的歧義現象，因此可以用漢語分化這種歧義現象。

(30) John doesn’t often pay taxes.
(Payne 1985: 200)
a. 約翰**不經常**繳稅。（否定詞寬域解讀）
b. 約翰**經常不**繳稅。（否定詞窄域解讀）

(31) Every student didn’t pass.
(Payne 1985: 203)
a. **不是每名學生**都通過了。（否定詞寬域解讀）
b. **每名學生都沒有**通過。（否定詞窄域解讀）

英語中可以通過句法的方式分化歧義，如將否定詞和副詞同時提到句首來分化這種轄域歧義（32b）（33b），此時句子焦點即否定詞之後的副詞，從而成為否定的對象，產生否定轄域取寬域的唯一解讀。不同於標準否定（32a）（33a），這種處理否定標記的句法方式被稱為焦點否定，焦點否定可以分化標準否定的歧義。

(32) a. Many students did not pass.
b. **Not many** students passed.
(Payne 1985: 203)

(33) a. John doesn't often pay taxes.
(Payne 1985: 200)
b. **Not often** do I pay taxes.
(Payne 1985: 205)

但是漢語的情況則較為特殊，出現了“線性否定”的現象，即漢語中否定詞的否定轄域和其線性句法位置總是相關的，否定詞的轄域只包括其後的句法成分，如副詞或量化詞出現在否定詞之前，如（34a）（35a），則不在否定轄域之內。因此，漢語中不存在標準否定的歧義現象，或者說，漢語沒有標準否定，只有焦點否定。

(34) a. 我一直沒生病。
b. 我沒一直生病。
（呂叔湘 1985: 246）
(35) a. 他天天不上班。
b. 他不天天上班。
（呂叔湘 1985: 246）

綜合藏語（藏巴哇話）和英語、漢語的語料，三種語言的否定轄域和量化詞或副詞的轄域互動可以分為三種不同的類型：藏語中標準否定具有轄域歧義且句法上沒有可以分化歧義的形式；英語中量化詞或副詞與標準否定有轄域歧義且可以通過焦點否定分化該歧義；漢語中沒有標準否定也沒有轄域歧義。

表 2 標準否定與焦點否定的三種語言類型

	藏語	英語	漢語
標準否定的轄域歧義	有	有	無
焦點否定	無	有	有

值得注意的是，英語有逐漸分析化的趨勢，標準否定的轄域歧義在逐漸減少，產生了通過語序辨別轄域大小的趨勢。如否定詞和副詞的組合比較自由，否定詞位於副詞之前屬於傳統語序類型，傾向於表示否定轄域大於副詞的語義轄域，同時否定詞也可以位於副詞之後，表示否定轄域中不含副詞。對於量化詞也有類似的現象，英語母語者將否定轄域佔廣域的情況稱為“不合邏輯式解讀”（the “illogical” NEG-Q reading, Neukom-Hermann 2016），並且人們在情感態度上傾向於通過語序辨別轄域，但是語料庫統計表明，這種不合邏輯式的解讀在英語中仍舊佔一定的地位（Neukom-Hermann 2016）。

(36) a. ??John often doesn't pay taxes.
b. John doesn't often pay taxes.
(Payne 1985: 200)
(37) a. All of its provisions do not directly concern us.
b. Not all of its provisions concern us directly.
(Neukom-Hermann 2016: 80)

另外對於漢語，雖然沒有標準否定、只有焦點否定，但是焦點否定也可以造成歧義解讀。這是由焦點的不同而決定的。雖然否定詞之後如果有量化詞或副詞與動詞短語的時候不會產生歧義，因為量化詞或副詞本著輔重原則天然地獲得焦點解讀，從而成為否定的對象，但是當否定詞之後有兩個動詞短語 VP1 和 VP2 時，如（38a）中的"蒙著頭"和"睡覺"，焦點可以在這兩個動詞短語當中選擇，因此就會產生焦點否定的歧義解讀，既可以是蒙著頭沒睡覺，也可以是睡覺時沒有蒙著頭。分化這種歧義的方法是進一步縮小焦點的範圍，即限制否定詞之後的動詞短語數量，如（38b）（38c），否定詞之後只有一個動詞短語，那麼該短語只能成為焦點，成為否定的中心。

(38) a. 張三昨天中午**沒**蒙著頭睡覺。
b. 張三昨天中午蒙著頭**沒**睡覺。
c. 張三昨天中午睡覺**沒**蒙著頭。
（王曉娜 2024: 84）

這裡也簡略陳述句子焦點和否定焦點的關係。徐杰、李英哲（1993）認為否定的焦點就是句子焦點，袁毓林（2000, 2018）、胡建華（2007）等認為否定的焦點並非句子的焦點。至於否定焦點與句子焦點是否相同，這個話題如果跨語種地來看可能會明晰一些。漢語中沒有標準否定，只有焦點否定，焦點否定的範圍僅限於短語內部而不涉及整個句子，因此句子可以有句子的焦點，在被否定的短語內否定可以有否定的焦點，二者並沒有直接關聯（徐杰、張帆 2024）。但是以藏語來說，藏語只有標準否定，否定標記只出現於謂頭位置，因此否定的中心（即否定焦點）只能取決於句子的焦點。

至此，我們清楚了漢語、藏語和英語在否定類型上的不同，但是對這種類型差異應該如何進行解釋？

3. 否定的內部結構

我們打算用 NegP 分裂（Poletto 2008; Haegeman & Lohndal 2010: 199; De Clercq 2013）來解釋上述漢語、英語以及藏語在否定現象上的不同。

3.1. 四種否定特徵

在納米句法和分佈式形態學框架下，NegP 分裂是將否定詞 Neg 分為四種，即極性否定 Pol^{Neg}、焦點否定 Foc^{Neg}、程度否定 Deg^{Neg} 和量化否定 Q^{Neg}。

極性否定的否定轄域是限定性的時態短語 TP，而焦點否定的轄域是 TP 之下的 vP，即不含時態成分的非限定性謂語。英語中極性否定和焦點否定都用“not”表示，但是區分起來也比較容易，可以通過肯定式附加問句、“也不”式附加語和“not even”附加語等句法測試來檢驗（Klima 1964），如例（39），當表示極性否定時，附加疑問句只能用肯定形式（is she?），而表示焦點否定時，附加問句是否定形式（isn’t she?）。這實際上反映了句子否定（sentential negation）和成分否定（constituent negation）[12] 的區別（Klima 1964；Payne 1985；Zanuttini 1991；徐杰、張帆 2024）。

(39) Kim is not happy, is she/ isn’t she?
(Horn 1989: 517)

另外，焦點否定還有其他的形式特徵，如副詞、量化詞等自然焦點 [13] 或者特有的強調重音（De Clercq 2013: 31）。例（40a）是 not 和副詞、量化詞等連用，例（40b）是帶有強調重音。

(40) a. not long ago, not everybody, not very often
b. Kim is NOT VERY happy, isn’t she?
(De Clercq 2013: 31)

與極性否定、焦點否定不同，程度否定和量化否定都屬於構詞否定，如（41）中 nonprofessional，否定標記 non 只能否定 professional，而不能否定副詞 very。程度否定和量化否定在英語中有不同的形式標記，程度否定用 non- 表示，而量化否定用 in-/dis-/ir-/im-/il- 等詞綴（同位語素）表示，如 inhuman、ir-relevant、im-mature、im-portant、il-logical 等，程度否定所構建的語義關係是“正”與“反”的二元關係，屬於矛盾式否定，[14] 如“科學”“非科學”，量化否定所構建的語義關係則是連續統式

---

[12] 成分否定在 Klima（1964）等文獻中還包括構詞否定，準確的稱呼應是非句子否定（non-sentential negation，見 Payne 1985）。

[13] 量化詞或副詞根據輔重原則（祁峰 2014: 47）成為句子焦點，也是否定的焦點。

[14] 按照邏輯關係可以將自然語言的否定分為矛盾式（contradictory negation）和反對式（contrary negation），矛盾式否定滿足排中律（the Law of the Excluded Middle）和矛盾律（the Law of Contradiction），要求兩者的交集為空、併集構成全集。反對式否定則不能滿足排中律，只能滿足矛盾律，僅要求兩者的交集為空即可，可以同真或同假。

的漸變關係，如漢語中的“科學”“偽科學”“不科學”“反科學”等，屬於反對式否定，如英語中的 happy 和 unhappy 之間還有其他的可能性存在（42）。

(41) She is very nonprofessional. =She is [very [¬ professional]].
(De Clercq 2013: 31)
(42) She is neither happy, nor unhappy.
(De Clercq 2013: 35)

不同的否定特徵，其堆棧能力（Stacking）並不一樣，反映了它們之間的包含關係，極性否定 Pol^{Neg} 可以否定 $Foc^{Neg}/Deg^{Neg}/Q^{Neg}$，如（43），堆棧能力最高；而焦點否定 Foc^{Neg} 不能否定極性否定，只能否定 Deg^{Neg}/Q^{Neg}；同理，程度否定 Deg^{Neg} 只能否定量化否定 Q^{Neg}，如“noninfinite/Nonunhappy”等；而量化否定 Q^{Neg} 不能進一步否定其他三類否定特徵。堆棧能力越高，反映了其句法層級越高。

(43) She is**n't NOT un**happy.
(De Clercq 2013: 33)

最後不同的否定特徵所承擔的功能也不相同，極性否定表示對於一個命題的否決（denial），焦點否定表示修飾（44a）或者對比（44b），程度否定表示二元性的分類（classifying），量化否定表示在量級性的刻畫（characterizing）。

(44) a. a not very happy man, not long ago,
b. John was not happy, but sad.
(De Clercq 2013: 37)

綜合以上所述，否定分裂所涉及的四個否定特徵，分別在轄域、堆棧能力、語義類型以及功能方面有不同的區分特徵，如表（3）所示。

表 3 NegP 分裂中的四種否定特徵之比較（De Clercq 2013: 38）

否定標記 / 性質	轄域位置	堆棧能力	語義類型	功能
極性否定（Pol^{Neg}）	限定性的謂語	$Foc^{Neg}/Deg^{Neg}/Q^{Neg}$	矛盾式	否決
焦點否定（Foc^{Neg}）	非限定性謂語	Deg^{Neg}/Q^{Neg}		對比或修飾
程度否定（Deg^{Neg}）	詞項	Q^{Neg}		分類
量化否定（Q^{Neg}）	詞項	無	反對式	刻畫

3.2. 否定特徵融合模式

以上我們介紹了 NegP 分裂的基本框架，在此框架下，任一語言中，否定的特徵都有且只有這四種，但是卻表現為自然語言否定現象的千差萬別，這是由於語音表徵的不同所造成的，一些語言對於四種不同的否定特徵都有不同的語音形式（如希臘語），也有的語言使用同一種語音形式表示四種不同的否定特徵（如捷克語），而用來表示不同否定特徵的同一語音形式通常被稱為融合體（syncretism），自然語言否定類型的不同可以用否定特徵融合模式來表示。

在藏語（藏巴哇話）中，如 1.1 節所述，雖然有兩類否定標記，鑒於否定性動詞是否定前綴與繫詞或者存在動詞熔合的形式，因此藏巴哇話中只有一種否定標記，即否定前綴，故而藏巴哇話的否定類型與捷克語相類似，由否定前綴同時表達極性否定（45）、焦點否定（46）、程度否定（47a）和量化否定（47b）。

(45) k^he^{52}　　$tɕi^{13}$-$tɕi^{44}$　　**ma-**$ʐe^{13}$.
3SG.ERG　去 -PROS　NEG-COP
“他不去。”

(46) $dzɐ^{13}$　t^hu^{13}-$tɕi^{44}$　**mə-**$ʐe^{13}$,　$tʂ^ha^{13}$　t^hu^{13}-$tɕi^{44}$　$ʐe^{13}$.
茶　喝 -PROS　NEG-COP　酒　喝 -PROS　COP
“不是喝茶，是喝酒。”

(47) $ŋɐ^{13}$　　$tʂ^ho^{13}$-li^{44}　　**mə-**za^{13}-$kə^{52}$.
1SG.ABS　跳舞 -PART　NEG- 好 -DUR
“我跳舞跳得不好。”
a. ‘I do **not** dance **well**.’（矛盾式否定）
b. ‘I dance **poorly**.’（反對式否定）

另外，儘管只有標準否定一種否定標記，藏巴哇話也會出現不同否定語義的堆棧現象，如（48），“不是不高興”是焦點或程度否定（“不是”）對於量化否定（“不高興”）的堆棧。

(48) k^ho^{52}　　$sẽ^{13}k^ha^{52}$　　$mə$-$s^hɨ^{13}$-$kə^{52}$,
3SG.ABS　心　NEG- 笑 -DUR
$sẽ^{13}k^ha^{52}$　　**mə-**$s^hɨ^{13}$-li^{44}　　**ma-**$ʐe^{13}$.
心　NEG- 笑 -COMP　NEG-COP
“他既不是高興，也**不是不高興**。”

值得注意的是，藏巴哇話形式上不區分反對式和矛盾式否定，如（47），筆者沒有發現有專門表達反對式否定或者隱性否定（inherent negation）如“差”這樣的詞彙，母語者主要通過語用環境來區分反對式和矛盾式，如（47）中因為主語是第一人稱，通常採用（47a）解讀，表示自謙的含義，如果是第三人稱主語，則多是（47b）解讀，表示客觀評價。另外漢語中也不區分反對式和矛盾式，如“不高興”既可以表示“not happy”也可以表示“unhappy”等（De Clercq 2013: 52），但是漢語可以通過隱性否定來表達反對式否定的意義，如“不喜歡”的反對式意義可以用“厭惡”來表達，而藏巴哇話則沒有專門表達“厭惡”的詞彙。

另外，形式語言中矛盾式和反對式有著截然區分，但是自然語言的表現卻更為複雜，兩者的區分並不明顯，在具體的語言使用中用矛盾式可以表達反對式的這種現象其實相當普遍，只不過藏語的表現更為極端，在形式上也不區分這兩種否定類別。De Clercq（2013: 52）舉了漢語普通話的例子，“不”既可以表示矛盾式否定（49a），也可以表示反對式否定（49b）；英語中也有類似的表達，如（50）所示。這種“矛盾式包裝之下的反對式”是一種語用策略，可以通過用程度更泛化、語義相對模糊的矛盾式表達程度更強、語義更精確的反對式，語氣上顯得更加中立和溫和，屬於語義部門在邏輯形式（LF）對否定的重新分析（Horn 1989: 330–337; Leech 1983:101–102; De Clercq 2013: 95–99）。

(49) 她是不快樂。
　　a. ‘She is NOT happy.’
　　b. ‘She is unhappy.’
(50) I don’t agree ⇒ I disagree.
　　(De Clercq 2013: 96)

至此，我們可以重新解釋藏語、漢語和英語在否定類型上的不同，並重新審視標準否定和上述四種否定語素之間的對應關係。如果對於一種語言來說，四種否定特徵都有不同的否定形式表示，那麼標準否定無疑對應著語義上的極性否定，語義上的焦點否定對應著形式上的焦點否定（成分否定），形式上的構詞否定也可以按照意義的不同分為程度否定和量化否定兩種形式。

但是藏語只有一種否定形式，即標準否定，語義上卻表示四種否定意義，因此標準否定會產生歧義解讀，這種解讀在短語層面表現為極性否定和焦點否定之間的歧義，不涉及程度、量化否定的解讀。當否定轄域取寬域時，否定標記實際上屬於極性否定，整個句子屬於否定句，否定的中心就是句子的焦點；當否定轄域取窄域時，否定標記實際上屬於焦點否定，整個句子是肯定句，否定的中心並非句子的焦點。具體採用哪種解讀，要根據語境條件而定。藏語中沒有專門表達焦點否定的形式，所以無法分化歧義句。

漢語中到底有幾種否定標記呢？De Clercq（2013: 39）認為漢語區分短語層面的否定和構詞層面的否定，前者用“不”表示，[15] 後者用“非”標記，但這與其所觀察到的“不”可以表示構詞層面否定的漢語事實相悖，如“不快樂”既可以表達短語層面的極性否定、焦點否定，也可以表達構詞層面的程度否定和量化否定（De Clercq 2013: 52–53）。事實上如果排除了來自古漢語的因素，現代漢語通常只使用“不”作為構詞否定的標記，如我們只說“不科學”“不權威”“不鹹不淡”，不說“非科學”“非權威”“非鹹非淡”。因此漢語也同樣是一個否定標記“不”表示四種不同的否定意義。

參照 De Clercq（2013: 39）所述，英語中用四種不同的否定標記分別表示極性、焦點、程度和量化四種否定特徵，但是英語中否定詞“not”比較特別，兼表焦點否定和極性否定，因此造成了英語中否定轄域的歧義解讀（但如果是語綴形式“n't”，則只能表示極性否定）。因此，英語事實上是三種否定標記，“not”表示極性和焦點否定，“non-”表示程度否定，“un-”表示量化否定。

綜上，通過比較藏語藏巴哇話、漢語、英語的否定特徵融合模式，我們可以得出表 4。藏巴哇話只用一種否定標記（ma-）表達四種不同的否定語義，這是造成藏巴哇話否定類型差異的形態原因。

表 4　藏語、漢語和英語否定特徵的融合模式

	極性否定（Pol^{Neg}）	焦點否定（Foc^{Neg}）	程度否定（Deg^{Neg}）	量化否定（Q^{Neg}）
藏語	ma-			
漢語	不			
英語	not		non-	un-

但是目前仍不能解釋藏巴哇話否定類型在句法方面的特點，如藏巴哇話的否定標記只能用於標準否定、漢語沒有否定轄域的歧義現象（但是英語和藏語有）。除了否定標記本身，我們還需要聯繫否定標記之外的句法操作來尋求解釋。

4. 否定的句法操作

否定有自己的句法投射，在現在學術界普遍採用的 NegP 分裂的理論模型中（De Clercq 2013; Puskás 2026），否定短語 NegP 位於 vP 和 VP 之間，否定標記基礎生成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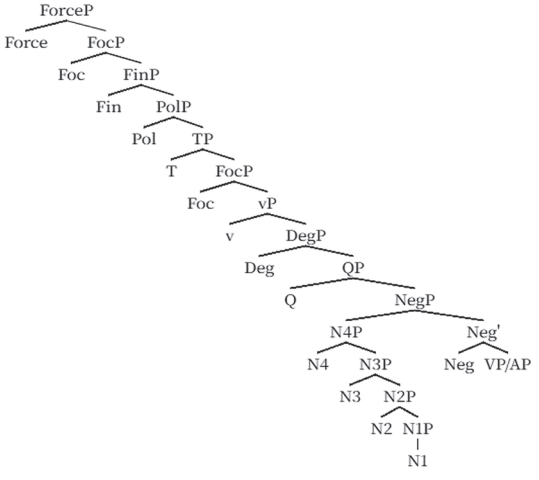
[15] 否定詞“沒”被認為是“不 + 有”的綜合形式，因此不納入基本的否定標記之中（De Clercq 2013: 53）。

否定短語 NegP 的指示語[16] 位置，N1P、N2P、N3P、N4P 分別是量化、程度、焦點以及極性否定標記，它們分別對應了四種不同的句法層次：PolP、FocP、DegP、QP。句法上表示極性否定的 PolP 是 CP 層最低的功能性短語，默認取值為 [肯定]，如果其成分統治（c-command）域中有極性否定標記，則取值為 [否定]；表示焦點否定的 FocP 是在 TP 之下的功能性短語，不同於 CP 層的全句的焦點短語 FocP ，具有 EPP 特徵，需要焦點否定標記從 NegP 指示語移位至 FocP 的指示語位置；DegP 和 QP 都是位於 vP 內的功能性短語，分別與程度否定、量化否定標記進行一致性操作即可獲得賦值。

基於 NegP 分裂的小句的句法結構如圖 1 所示，該結構是普適性的，藏語雖然是中心語居後的語言，但是除了語序方面採用綫性對應公理（LCA）略作調整以外，並無根本的分別。

藏巴哇話中，否定前綴基礎生成於 vP 內，然後通過句法移位到焦點否定的 FocP 指示語位置，通過和 Pol 的一致性操作從而使整個句子成為否定句，這是標準否定的生成過程。由於藏巴哇話中極性否定（N3P）、焦點否定（N4P）的標記都用否定前綴表示，否定前綴移位到 FocP 指示語位置，既可以和 Foc 進行一致性操作，經過賦值產生焦點否定的解讀；也可以和 Pol 進行一致性操作，經過賦值產生極性否定的解讀，因此造成了標準否定的歧義解讀。

圖 1 基於 NegP 分裂的小句的句法結構（De Clercq 2013: 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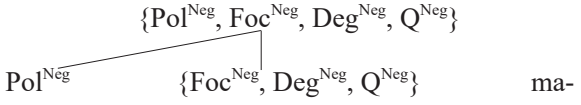


[16] 指示語（specifier）和中心語的關係最初來源於主語和謂語，後來指示語成為一個承載功能性算子的句法位置，如英語 wh- 詞需要移位到句首，即是移位到語力短語（ForceP）的指示語位置承擔疑問算子的功能。NegP 分裂理論將否定語素設置在 NegP 指示語位置，也是仿疑問算子的句法位置設置的否定算子。

我們需要解釋藏語的否定類型。普遍語法規定了自然語言中否定特徵只有四種，即 {Pol^{Neg}, Foc^{Neg}, Deg^{Neg}, Q^{Neg}}。每種語言選取哪幾種否定特徵則取決於參數差異，選取何種特徵，其對應的否定結構就帶著該特徵所對應的句法性質，但是否定結構在表意方面並不存在語際差異，只有一種否定特徵的語言，與具有四種否定特徵的語言，在否定的語義方面不存在差別。自然語言之間否定的類型差異只是由於否定特徵的選取不同而造成的表層句法形式的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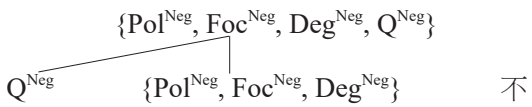
形式上，藏語藏巴哇話中沒有分化標準否定歧義解讀的句法手段，只有標準否定一種句法格式。我們認為藏語藏巴哇話選取了否定的極性特徵 Pol^{Neg} 作為其唯一的否定標記，如圖 2 所示，語音拼讀為否定前綴“ma-”。句法上藏語的否定結構即 Pol^{Neg} 所投射的短語結構 PolP，表現在表層句法形式上，即只有標準否定、否定前綴只能出現在謂頭的位置。意義方面藏語的否定結構仍需表達極性否定之外的焦點、程度、量化否定等意義，因此造成了標準否定的歧義現象，且沒有分化歧義的句法手段。

圖 2　藏語藏巴哇話的否定類型



漢語沒有否定轄域的歧義解讀。我們認為漢語僅選取了否定的量化特徵 Q^{Neg}，拼讀為否定詞“不”，因此在句法上具有量化否定的句法特徵，卻在意義上表達了量化、程度、焦點和極性否定的語義。量化否定屬於構詞否定的一種，漢語的否定結構只有構詞否定一種形式，這樣可以解釋很多經驗層面的問題，如“不”有較為靈活的句法分佈、否定轄域與語序嚴格一致、否定詞和否定中心之間通常是綫性毗鄰的，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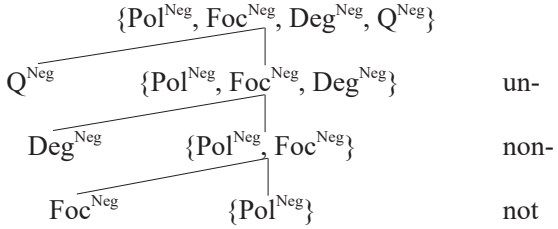
圖 3　漢語的否定類型



英語中具有三種類型的否定標記，首先和漢語一樣，英語選取了否定的量化特徵 Q^{Neg}，拼讀為“un-”或者“in-”等音位變體；其次選取了程度特徵 Deg^{Neg}，拼讀為“non-”；最後選取了焦點特徵 Foc^{Neg}，拼讀為短語層面的否定詞“not”，由於極性特徵尚未被選取，因此發生了融合現象，“not”雖然帶有焦點否定的句法特徵，但可以表達極性否定的語義，這導致形式上英語的量化詞或副詞在標準否定形式中

會產生歧義解讀。“not”可以直接作用於量化詞或副詞等短語成分，使用位置靈活，是典型的焦點否定的形式。因此英語可以使用句法手段分化否定轄域的歧義，如句子焦點和否定焦點一致時否定標記和焦點可以一起移位到句首位置將否定詞和焦點提到句首。

圖 4 英語的否定類型



5. 結語

本文圍繞著藏語藏巴哇話的否定結構和特點，通過與漢語、英語的對比，得出其否定類型，並通過引入 NegP 分類的理論觀點來解釋藏巴哇話否定的類型特點。

藏巴哇話的否定標記在形式上只有標準否定的這一種形式，即否定標記只能出現在謂頭的位置，而且標準否定和量化詞或副詞具有轄域歧義。相較而言，漢語則焦點否定的特點更為突出，否定詞和量化詞或副詞之間不會產生轄域歧義；英語介於漢語和藏語之間，既有標準否定的轄域歧義，又可以通過焦點否定的句法手段來分化歧義。

NegP 分裂的理論模型主張否定特徵分為極性否定、焦點否定、程度否定和量化否定四種，各種語言在意義上都具有這四種否定意義，只是具有不同的融合模式，如漢語的否定詞“不”和藏語的否定前綴“ma-”都是否定的極性、焦點、程度、量化特徵的融合；英語的“not”是否定的極性特徵和焦點特徵的融合。但是否定標記的融合模式不能解釋藏巴哇話否定的句法特點，為什麼藏語和漢語的否定標記擁有相同的融合模式卻表現出完全不同的句法特點？

為了進一步解釋藏巴哇話否定的類型特點，我們考察了四種否定特徵的句法實現機制，並根據藏語、漢語和英語的相應句法表現，揭示了三種語言之間否定結構差異的深層次因素。藏語選取了否定的極性特徵，但是語義上仍然表達其他三種否定的意義，因此在短語層面的否定方面造成了形式上只有標準否定的句法形式、意義上卻有極性否定和焦點否定兩種解讀的歧義現象。漢語則是選取了否定的量化特徵，雖然意義上仍然表達其他三種否定的語義，但由於量化否定屬於構詞層面的否定，沒有造成短語層面的歧義現象，呈現出否定詞與其轄域綫性相關的類型特點。英語否定標記

“not”是否定的焦點特徵的拼讀形式，但在意義上融合了極性否定和焦點否定，因此英語具有標準否定的轄域歧義，同時可以使用句法手段分化歧義。

附錄

本文藏語語料均來自筆者田野調查，調查地點位於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縣藏巴哇鎮上扎村雞兒溝自然村，主要的母語老師是：

ZYX（1985–），男，小學文化程度；
ZGC（1968–），男，小學文化程度；
ZDZ（1981–），男，大學文化程度；
ZDJ（1983–），男，大學文化程度。

本文所涉及的語法標注有：

1/2/3：第 1/2/3 人稱（person）
ABS：通格（absolutive）
ASSU：推定情態（assumptive modal）
COMP：標句詞（complementizer）
COMPR：比較標記（comparative marker）
COP：繫詞（copula）
CVB：副動詞（converb）
DUR：持續體（durative）
EGO：親涉式（egophoric）
EXIST：存在（existential verb）
ERG：作格（ergative）
FAC：陳實式（factual evidential）
FUT：將來時（future）
GEN：屬格（genitive）
INDF：不定指（indefinite）
NEG：否定標記（negative）
NVIS：非視覺感知（non-visual sensorial evidentials）
PART：小品詞（particle）
PFV：完整體（perfective）
PST：過去時（past）
PRF：完成體（perfect）
SG：單數（singular）

SPEC：猜測情態（spectulative modal）
PL：複數（plural）
PROG：進行體（progressive）
PROS：將行體（prospective）
PRS：現在時（present）
Q：疑問標記（question）
QUOT：引述標記（quotative）
VIS：視覺感知（visual sensorial evidentials）

鳴謝

本文受到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研究專項學術團隊項目“語言接觸視域下西北民族地區瀕危和接觸語言研究”（24VJXT016）資助。本文主要觀點曾受 Genoveva Puskás 教授否定系列講座（北京語言大學，2026）和 Thomas Leu 教授比較形態學系列講座（北京語言大學，2026）的啓發，並蒙兩位教授惠賜講稿，謹此致謝。另外本文的相關內容曾在漢語句法語義理論研究學術研討會（成都，2023）匯報過，琚鳳魁老師、陳振宇老師提出了寶貴意見。本文在導師張和友老師的指導下完成，審稿專家指出了建設性的意見，同門吳童傑也提供過修改建議，賀巖學長曾就焦點問題回答了作者疑問，對此謹致謝忱。

參考文獻

胡建華。2007。否定、焦點與轄域。中國語文 2。99–112, 191。Jianhua Hu. 2007. Fouding, jiaodian yu xiayu. *Zhongguo Yuwen* 2. 99–112, 191.

劉丹青。2005。漢語否定詞形態句法類型的方言比較。中國語學 252。1–22。Danqing Liu. 2005. Hanyu foudingci xingtai jufa leixing de fangyan bijiao. *Zhongguoyu Xue* 252. 1–22.

呂叔湘。1985。疑問 · 否定 · 肯定。中國語文 4。241–250。Shuxiang Lü. 1985. Yiwen, fouding, kending. *Zhongguo Yuwen* 4. 241–250.

祁峰。2014。現代漢語焦點研究。上海：中西書局。Feng Qi. 2014. *Xiandai Hanyu Jiaodian Yanjiu*. Shanghai: Zhongxi Shuju.

邵明園。2014。安多藏語阿柔話的示證範疇。天津：南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Mingyuan Shao. 2014. *Anduo Zangyu Arouhua de shizheng fanchou*. Tianjin: Nankai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王曉娜。2024。漢語連動結構的形式句法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Xiaona Wang. 2024. *Hanyu Liandong Jiegou de Xingshi Jufa Yanjiu*. Beijing: Jiuzhou Chubanshe.

徐杰。2006。句子的中心與助動詞佔據的謂頭語法位置。漢語學報 3。51–61, 96。Jie Xu. 2006. Juzi de zhongxin yu zhudongci zhanju de weitou yufa weizhi. *Hanyu Xuebao* 3. 51–61, 96.

徐杰、李英哲。1993。焦點和兩個非線性語法範疇“否定”“疑問”。中國語文 2。81–92。Jie Xu & Yingzhe Li. 1993. Jiaodian he liangge feixianxing yufa fanchou “fouding” “yiwen”. *Zhongguo Yuwen* 2. 81–92.

徐杰、張帆。2024。否定類型及與此相關的句法語義問題。語言學論叢 3。3–13。Jie Xu & Fan Zhang. 2024. Fouding leixing ji yu ci xiangguan de jufa yuyi wenti. *Yuyanxue Luncong* 3. 3–13.

袁毓林。2000。論否定句的焦點、預設和轄域歧義。中國語文 2。99–108, 189。Yulin Yuan. 2000. Lun foudingju de jiaodian, yushe he xiayu qiyi. *Zhongguo Yuwen* 2. 99–108, 189.

袁毓林。2018。漢語否定表達的認知研究和邏輯分析。北京：商務印書館。Yulin Yuan. 2018. *Hanyu Fouding Biaoda de Renzhi Yanjiu he Luoji Fenxi*.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張新華、張和友。2013。否定詞的實質與漢語否定詞的演變。中國人民大學學報 4。122–130。Xinhua Zhang & Heyou Zhang. 2013. Foudingci de shizhi yu Hanyu foudingci de yanbian. *Zhongguo Renmin Daxue Xuebao* 4. 122–130.

Dahl, Östen. 1979. Typology of sentential negation. *Linguistics* 17(1–2). 79–106.

De Clercq, Karen. 2013. *A unified syntax of negation*. Gent: Universiteit Gent dissertation.

Haegeman, Liliane & Terje Lohndal. 2010. Negative concord and (multiple) agree: A case study of West-Flemish. *Linguistic Inquiry* 41(2). 181–211.

Horn, Laurence R. 1989. *A natural history of negation*.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Klima, Edward S. 1964. Negation in English. In Jerry A. Fodor & Jerrold J. Katz (eds.), *The structure of language: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246–323.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Leech, Geoffrey N. 1983.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Miestamo, Matti. 2005. *Standard negation: The negation of declarative verbal main clauses in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Neukom-Hermann, Anja. 2016. *Negation, quantification and scope: A corpus study of English and German all...not constructions*. Zurich: University of Zurich dissertation.

Payne, John R. 1985. Negation. In Timothy Shopen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1, *Clause structure*, 197–24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oletto, Cecilia. 2008. On negative doubling. Unpublished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Venice.

Puskás, Genoveva. 2012. Licensing double negation in NC and non-NC languages. *Natural Language & Linguistic Theory* 30(2). 611–649.

Puskás, Genoveva. 2026. The handouts for the lectures on negation,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21–24 April.

Sun, Jackson T.-S. 1993. Evidentials in Amdo Tibeta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63(4). 945–1001.

Zanuttini, Raffaella. 1991. *Syntactic properties of sentential neg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Romance languag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dissertation.

Zeisler, Bettina. 2004. *Relative tense and aspectual values in Tibetan languages: A comparative study*. Berlin &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The Structure and Types of Negation in Gtsangpaba Tibetan

Qingyu Zha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Gtsangpaba Tibetan, the negation markers formally encode only standard negation; nevertheless, scope ambiguities can arise between the negation marker and quantifiers or adverbs. Chinese, by contrast, exhibits no such scope ambiguity. English, although it does exhibit scope ambiguity, can disambiguate the readings by syntactic ways. Adopting the NegP-splitting analysi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typological differences in negation among Tibetan, Chinese, and English. It argues that Tibetan possesses only polarity negation; consequently, its negative markers carry the syntactic features of polarity negation while bearing the semantic properties of other types of negation, which gives rise to scope ambiguity in standard negation. In contrast, Chinese features only quantificational negation, whereas the English negative marker "not" belongs to focus negation.

Keywords

standard negation, polarity negation, focus negation, NegP-splitting, Gtsangpaba Tibetan

通訊地址：北京 海淀區 北京師範大學 文學院
電郵地址：qyzhang20@outlook.com
收到稿件日期：2025年12月24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6年5月19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6年6月21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6年10月5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6年10月30日